

只許官方肅貪 不許民間反腐 港澳研究實事求是 誤判港情各方皆輸

中國「新公民運動」發起人之一、知名維權人士許志永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名判監4年。據許志永的律師轉述，許志永本人形容判決「把中國法治的最後一點尊嚴破壞殆盡」。從這個判決可以看到，當局把任何形式的街頭活動都視作洪水猛獸，實行零容忍的打壓，而不管其出發點、實際效果如何，這樣的做法在今天內地已經多元化的社會裏，只會治絲益莽，進一步加深官民之間的觀念鴻溝。

民間訴求不謀而合 官方難道葉公好龍？

許志永在內地維權界屬於溫和的人物，多年來，他一直堅持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他所倡導的新公民運動，也是致力於推動讓外地打工者子女有權在大都市參加高考的「教育平權」和呼籲建立官員公開財產的陽光政策。這些宗旨其實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關於全面深化改革中關於「大力促進教育公平」、「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財產、出國境等有關事項公開制度的試點」等規定不僅用詞相近，簡直就是不謀而合，但是新公民運動仍不見容於當局，給人以「只許當局肅貪，不許百姓反腐」的印象。

回顧近年來內地社會進步的軌跡，人們不難發現這樣的矛盾現象，如孫志剛案件推動內地取消了收容審查制度，但積極報道該案的《南方都市報》事後卻受到報復，總編輯被撤職，總經理被判監；《財經》主編羅昌平實名舉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涉貪，導致劉「落馬」受查，羅昌平卻也被調

離主編職位，加上現在的許志永和新公民運動的遭遇，令人懷疑當局對群眾路線的強調是否是「葉公好龍」。

在封建統治時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統治者的古訓，現在內地的當權者也常以「雜音」來看待民間的各種呼聲，他們看不到民間蘊藏的強大的改革動力和智慧，反而視之為對改革的干擾，於是就形成了官方能做、百姓不能說的荒誕現實。

在內地民智已開、社會呈現多元化的今天，那種對民間訴求一味打壓、而不是疏導的做法已經證明是行不通的。對於民眾反應強烈的熱點問題如官員貪腐、醫療教育體制弊端、假冒偽劣食品毒害和環境污染，之所以遲遲解決不了，或多或少都與當局不敢開放民眾監督、採行民間智慧有關。

許志永案顯然政治案 為阻撓改革提供了藉口

許志永案很明顯是一個政治案件，當局卻用非政治性的刑事罪名來指控他，判他入監，這種做法並不能迴避他提出的政治性問題，反而更加提升了外界對這些問題的關注程度，也增加了官方解決這些問題的複雜程度，給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革提供了藉口。

人們還記得，1978年11月，中央為兩年前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全面平反，揭開了內地上下一心改革開放的序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們希望當局至少不要製造新的冤案。讓民眾成為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國夢」的真正主人翁。

【相關新聞刊A2】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能否落實，中央對港政策是關鍵。中央政府近日高調成立港澳政策研究會，統合了全國數十個散落在不同部門的港澳研究組織，集合了數百名內地學者及數十名香港學者，為中央對港政策出謀獻策。然而，從近日研究會大幅高估所謂「港獨組織」的會員人數一事來看，研究會可能對香港問題的調查和研究有嚴重的偏頗，也許會導致中央誤判港情而制訂錯誤政策，造成各方皆輸的不幸局面。

據內地《環球時報》上週三報道，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的一個研討會上，曾討論「港獨」問題，報道指據全國港澳研究會了解的情況，衝擊軍營的「香港人優先」組織於2012年3月成立時有300多人，2013年10月1日到駐港中聯辦門口示威時發展到1.8萬人，11月號稱有2.4萬人。不過，本報記者採訪該組織發起人陳梓進時，陳聲稱組織的核心人物只得30多人，批評中央誇大數字。該組織另一成員張漢賢則表示，組織的前身曾有一個facebook群組，一度累積了2.5萬個「like」。港澳政策研究會副會長、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對本報記者表示，不能以facebook的「like」的人數去推斷港獨組織的支持者人數。

看清事實 勿損解放軍港人和睦

劉兆佳教授對港情當然比較了解，他完全明白不能以某些激進組織曾經有多少facebook的「like」來判斷該組織的支持者數目，因為網民可以為了某組織的一句口號（如香港人優先）或一篇文章（如批評內地人搶賣香港奶粉），而在該組織的facebook頁上加like，但不一定會加入這組織或響應其發起的抗爭行動。客觀事實是當日圍軍營的只是少數幾個人，沒有大批的支持者，他們將面對刑事調查和審訊。若中央

權威研究機構沒有看清事實，誤以為圍軍營就是搞港獨，並且有大批市民支持這樣做，就會作出完全偏離實際的結論，損害駐港解放軍與港人得來不易的和睦關係。

研究會大幅高估香港激進組織支持者人數一事，令我們擔憂研究會這個直達中央領導層的智庫組織的工作成效。研究會面對的問題包括：

- (1) 內地學者人數遠超香港學者人數，這些內地學者沒有長時間在香港生活的經驗，也不一定廣泛接觸香港各界人士，其研究工作很容易偏離香港實際；
- (2) 不少內地學者習慣揣摸領導人意向，按他們所認知的中央風向來調校他們的政策建議，以增加建議獲接納的機會，這很容易造成領導者偏聽偏信；
- (3) 過去一些內地學者看香港問題，採取寧左勿右的方針，例如傾向誇大外國勢力對港干預的力度和效用，突顯他們對國家安全的關注，這些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很容易犯有上綱上線的毛病。

防閉門造車 應增港學者比例

我們指出這些潛在的問題，並非要冒犯研究會成員的學術尊嚴，只是想指出實事求是的重要。正因為港澳政策研究在未來一段時間格外重要，對香港政經局面的走向有深遠的影響，我們盼望研究會能夠增加香港學者所佔的比例，加強在香港實地調查、科學收集資訊的工作，並且提高調研的透明度，讓香港媒體和學術界可以迅速回應研究會的工作，提供信息反饋和參考意見，令研究會擺脫閉門造車的陷阱，走上務實的發展軌道。【政改與管治系列之八，逢周一見報】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森林義診 港女剛果送光明

「正因偏遠 他們才是世上最需要的人」



Joyce 在非洲剛果開辦的眼科診所（紅箭嘴示）被大樹圍繞，其一家五口則居於診所旁的小屋（藍箭嘴示）。(Joyce 提供)



香港女子 Joyce 與丈夫 Henri 前年放下城市的舒適生活，帶同 3 名子女，到非洲剛果共和國設立眼科診所，助當地眼疾病人重見光明。(Joyce 提供)

特稿

與香港不少職業女性一樣，黃凱欣(Joyce)有兩個最重要的身分，她是3個孩子的媽媽，也是眼科醫生，但她的診所卻遠在非洲森林。Joyce 生於小康之家，負笈英國時往非洲當義工，邂逅丈夫 Henri，其後誕下 3 名子女。前年一家五口遠赴剛果成立「目養計劃」(New Sight Congo)，開設當地首間非牟利眼科診所，夫婦在每周供電 3 次、連轉身也不能的小小手術室裏，為當地近百人復明。明報記者 黃熙麗

舉家遷剛果 助百人復明

位於非洲的剛果共和國，被評為全球第 5 不宜營商的國家，Joyce 與丈夫卻選了在這裏行醫。「曾有慈善組織專家好意提醒，我們這種地方、類型的義務機構最難經營。但正因偏遠，他們才是世界上最需要幫助的人。」2012年4月，Joyce 與丈夫帶同當時僅 1 至 6 歲的女子，由英國飛抵剛果，借用市郊的先鋒基督醫院 (Pioneer Christian Hospital) 開診所。醫院原為森林，政府劃出一片空地建屋，夫婦的診所至今仍被大樹包圍。

在剛果，他們連家裏的馬桶也要從首都郵購，等了 3 星期才運抵，更遑論醫療器材。兩人出發前託運的 110 箱物資，等了一年才到齊，包括一部由數名香港熱心眼科醫生捐出、重達 400 公斤的眼科醫學儀器。Joyce 說：「剛果太偏遠，用 7.5 萬元（港元，下同）買的藥物，連運費共要付 15 萬元，故為省錢紗布也買大塊的，再自行裁成小塊。」

手術室缺水電 物資昂貴難運送

準備就緒，診所去年開張，因政府每周僅供電 3 次共 9 小時，又遇上斷水，電壓不足至燈泡半明不暗，有時候病人的模樣也看不清，故只得買來發電機自行發電。醫院的手術室小得無法轉身，「雙手消毒後不能碰到其他東西，不能轉身」。由於 Joyce 要負責醫院行政，故手術由持有醫療證書的 Henri 進行，在此艱難環境下為近百人施手術，診治了 1600 名病人，並教育培訓當地醫藥人員。由於當地電壓問題，燙衣服、吹頭髮一概不行，Joyce 笑言：「我有兩年沒吹過頭髮了，今早為了做訪問，才特地吹頭！」

外界或以為發展中國家物價低，但身兼主婦的 Joyce 抱怨其實「好貴」。她解釋當地人都自給自足，甚少買賣，故物資短缺，一塊

巴掌大的魚肉折合 70 港元，小小一罐粟米也索價 20 多港元。

善款用盡 長遠需籌 700 萬

據聯合國統計，5 名失明病人中，有 4 名其實可治愈或預防，例如白內障、青光眼等，但剛果人都不知道有復明的可能，亦無力負擔往醫院的路費，「他們窮得只能逐茶匙地買鹽，通粉也只能買 5 粒。從家裏來診所，往往要坐兩日船再走一天路，路費他們負擔不起」。Joyce 表示，前年籌得首筆善款已用完，現時只是租用醫院設施，長遠得自行建屋，應付建築及手術費，故需再籌 700 萬港元。

若讓她為「媽媽」、「醫生」、「慈善機構創辦人」3 個身分排優先次序，Joyce 謂首位一定是「3 個孩子的媽媽」，自嘲是「虎媽」的她在承接訪問後將再赴剛果，故要購買各項物資，由子女的顏色筆到衛生紙皆有，直言「不想因為自己的決定，讓子女在匱乏中成長」。事隔兩年，重回城市的她笑說：「早幾天帶兒子去吃薯條，他連最後一丁點茄汁也會吃完。」這個「虎媽」也說在剛果成長，孩子學到很多城市裏學不到的東西，例如關心別人，「這才是最寶貴的」。



有慈善組織專家好意提醒目養計劃前景不樂觀，黃凱欣卻笑說：「正因為那裏偏遠，他們才是世界上最需要幫助的人。」(余俊亮攝)

- 相關網頁
- 1. 目養計劃網頁: www.newsightcongo.com
 - 2. 目養計劃 facebook 專頁: facebook.com/newsightcongo
 - 3. Joyce 網誌: www.newsightcongo.com/blog



拆下紗布 變回活潑

Baby Bakota 只得 9 個月大，自出生便患青光眼，令眼球脹大，因此眼睛大得嚇人 (圖)。父母知道愛兒患病，但無力帶他到首都醫院就診，於是抱著一絲希望，走了 3 天的路程來診所碰運氣。手術當天，Bakota 的媽媽兩手顫抖，輕輕將他放到手術台上，Joyce 回想「當時我們也沒把握能恢復他的視力，但值得一試」。

手術翌日，Henri 為 Bakota 拆紗布，發現小男嬰伸手打呵欠的一刻突然頓住，定下來望著自己的手，然後開始興奮地手舞足蹈。各人得知 Bakota 能看到東西了，喜出望外，其父母高興地告訴 Joyce：「他開始會頑皮，會玩了，真真正正的像個小男孩！」(Joyce 提供)



放下拐杖 探 110 孫

「手術後三日，我去巡房，找了半天也找不着 Papa Victor，直到他走上來說：『我就在這兒呀！』我一看，完全認不出他來！」Joyce 笑說，Victor 手術後有如變成另一個人，手術前的他愁眉不展，沒焦點的眼睛一片空洞，手術後擱下了好幾年的拐杖，整個人都有了生氣，重現笑容。

「他說有 110 個孫，現在要逐個去探望！」Joyce 補充，不少失明個案其實都可治愈復明，但當地人都不知道，Victor 便曾以為這輩子都無法重見光明。(Joyce 提供)



一次偶遇「重見」丈夫

治好 Mama Helene (前) 由一次偶遇開始。Joyce 的丈夫 Henri 跑步時遇到 Papa Jerome 以地盤用的三輪車推老妻散步，車上坐的正是 Mama Helene。「本來 Henri 已經與他們面對面擦身而過，但他看到車上的 Mama Helene，於是折返，幫忙推車送她回家。」Henri 得知 Mama Helene 患了白內障及青光眼，著她來醫院做手術，治好白內障，也服藥控制了青光眼的病情，重新看見丈夫的臉。

「Mama Helene 本以為此生都無法復明，青光眼惡化至失明便無法復元，很感恩她及早來到醫院，否則便無法挽回。」Joyce 說，「作為典型的香港人，什麼都要快，但 Henri 教會我，再忙也要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人，等有空才伸出援手，或已太遲。」(Joyce 提供)